千年丝路　乐舞延绵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音乐交流历程探析

全一祎
（中央音乐学院）
DOI：10.65285/KYLT.V1I2.004

摘　要：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地缘相邻、文脉相通，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文明交流的核心纽带，推动两国音乐文化长期互鉴交融。中原音乐理论、乐器体系、演奏技艺与歌唱风格沿丝路西传，哈萨克草原游牧音乐元素亦东渐中国西域，形成跨文明的音乐共生形态。本文以历史脉络为轴线，分古代肇始、近代赓续、当代繁荣三阶段，系统梳理中哈音乐交流的演进路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揭示两国艺术互动对丝路文明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哈萨克斯坦；音乐交流；丝绸之路；文化互鉴

Thousand-Year Silk Road, Enduring Music and Danc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Yiyi Quan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Abstract: China and Kazakhstan are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and culturally connected. As a core link for the exchang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Silk Road has facilitated the long-term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musical cultur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usic theories, instrument systems, performance skills and singing styl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spread westward along the Silk Road. Meanwhile, nomadic musical elements of the Kazakh steppe spread eastwar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orming a cross-civilizational form of musical symbiosis. Tak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s the main thread, this paper divides China-Kazakhstan musical exchanges into three stages: ancient initiation, modern continuation and contemporary prosperity.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pat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such exchanges, and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artis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China; Kazakhstan; musical exchange; Silk Road;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前言：

人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外文明交流的历程中尤以丝路往来为著，自秦汉以来中亚西域文化东渐，汉唐文化西进，一方面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走向，重塑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和外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华文明对沿线地域、国家文明形态、内涵的异化和革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汇聚。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国与以游牧文明为特质的哈萨克斯坦，虽文明形态各异，却凭借丝绸之路实现绵延千年的文化对话。

丝路经贸文化往来，尤其以音乐舞蹈为盛，且影响深远。在乐器学、音乐形态学、表演学的角度看，从乐器、乐曲的引入传播，到乐律乐理的发展变化；从曲式曲风的胡乐横行，到乐舞审美的革新迭代；从表演方式、乐队组合的更新换代，到舞台服装道具饰品的花样百出，都可见丝绸之路中的乐舞文化交流的变异创新。立足于音乐史学而言，从秦汉西域城邦的乐舞往来，到近代战争年代的音乐互鉴，再到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流行音乐共振，中哈音乐交流始终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斯坦在丝绸之路上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节点作用，这使其成为考察中哈音乐文化交流的合适对象。本文按时间顺序梳理中哈音乐交流的历史阶段、交流载体及文化影响，以期为丝路音乐文化研究提供实证与理论参考。

一、古代肇始：乐器东传西渐与乐舞文化初融

古代哈萨克草原与中国西域同属丝路北道核心区域，奄蔡、康居、乌孙等古国与中原王朝保持长期交往，音乐成为跨文明沟通的重要媒介。约在公元前 2 世纪左右，匈奴人联合乌孙人对大月氏发起进攻，月氏只能往南迁徙，乌孙人入主曾经月氏人的地盘建立了乌孙国，这个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曾被列入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古国，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让诸多考古爱好者心驰神往。公元前 105 年，乌孙与汉和亲，细君公主（之后与解忧公主和亲）远嫁乌孙，汉武帝遣工匠制作秦琵琶（阮）等乐器随行。傅玄《琵琶赋·序》载：“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1]。阮的形制为圆盘音箱、四弦十二

柱，与哈萨克传统弹拨乐器冬不拉（梨形音箱、二弦）在结构逻辑与演奏功能上形成跨时空呼应，印证中原乐器与草原乐器的早期对话[2]。杜亚雄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丝绸之路正式成为国际商道之前，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大道首先是一条“音乐运河”。[3]西汉初年，不堪匈奴的欺压和骚扰，原本居住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等族群，就被迫沿着“音乐运河”一路西迁至西域、中亚。箜篌、笛、箫等西域乐器沿丝路传到中亚，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歌唱方式、节奏形态亦影响西域乐舞体系。汉唐西域乐舞中的“胡旋”“柘枝”等乐种，与哈萨克传统舞蹈节奏存在同源性，形成“中原乐器—草原旋律—西域演绎”的跨区域音乐形态。

在中原乐舞文化西传过程中，匈奴的作用尤为突出。匈奴长期活动于北方草原，逐水草而居，与秦汉王朝保持着密切往来。秦朝对匈奴主要采取防御政策，修长城、筑堤防以御其南下；其时匈奴处于强势，居地相对稳定。汉代转而采取主动出击策略，卫青、霍去病重创匈奴主力，匈奴由此开始分裂（公元 46 年）：一部远徙漠北，另一部西迁至西域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伴随匈奴的人口迁徙，中原乐舞因素亦被携往西方，客观上促进了中原音乐舞蹈文化的外传。

同样，中亚、西域的乐舞也大量传入中原。公元前 65 年、绛宾和弟史就前来长安向汉室朝贺，带来了大量龟兹乐器歌舞。此外，汉代还有零星不断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西域各国使者、商人、流浪者，前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使得长安城成为具有国际化韵味的大都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战乱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但五胡乱华开始，大量西域、中亚人口进入中原，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乐舞，还促进了隋唐一统的民族大融合。佛教的广泛流传、民族矛盾的化解、疆域的统一、社会的逐步稳定，催生了隋唐燕乐大曲、乐舞的繁荣鼎盛。从坐部伎、立部伎，到九部乐、十一部乐，不仅是曲目的发展变化，更是乐律、调式调性、记谱法、表演形式、表演美学的极大成就。可见，古代中哈音乐交流以乐器传播、乐舞互鉴、旋律融合为核心，奠定两国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根基。

二、近代赓续：家国情怀与跨文化音乐创作

哈萨克斯坦有句谚语，说：“歌与马，是哈萨克人的两个翅膀。”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斯坦人把音乐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著名诗人阿拜依说：“当你降生的时候，诗歌为你打开世界的门户；当你死亡的时候，诗歌将伴你走进坟墓。”哈萨克斯坦到处都是歌曲的海洋、音乐的舞台，因此也成为中国音乐家音乐创作、采风、田野考察的重要国度。

20 世纪中期，特殊历史语境推动中哈音乐交流走向深度融合。1942 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抵达阿拉木图，获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救助，在哈期间深入接触哈萨克民间音乐，开启跨文化音乐创作[4]。冼星海在库斯塔奈音乐馆担任指导期间，系统吸收哈萨克民歌调式、节奏与乐器音色，听了诸多哈萨克传统音乐，领略了诸多哈萨克风情，并且常常和音乐同行们下乡进行音乐演出及交流，不同风格音符的碰撞使冼星海思如泉涌，创作出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一首首融入着中、哈音乐元素的作品，并以哈萨克英雄史诗为题材创作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作品融入冬不拉伴奏逻辑与草原长调唱腔，成为激励反法西斯斗争的音乐经典，在哈萨克斯坦广泛传播[5]。

此次交流以音乐家互助、跨文化创作、精神共鸣为特征，将音乐交流与民族解放、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相结合，实现从艺术形式到精神内核的深度对话，为当代中哈音乐友谊奠定精神基础。

三、当代发展：外交助力与流行音乐双向共振

1992 年中哈建交后，两国音乐交流进入制度化、多元化阶段。“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交流深化，形成传统音乐传承、流行音乐互鉴、舞台艺术合作的三维格局。哈萨克斯坦的音乐也顺利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年轻人，在那时，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哼唱几句哈萨克斯坦的流行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常常被运用在娱乐场所以及婚礼及聚会上供大家消遣与娱乐。

（一）传统音乐现代化改编：民间基因的当代转译

这一类音乐作品通常被运用于婚礼及聚会等场合，姑娘和小伙们会通过跳舞来进行交际与社交。这类作品通常音乐节奏较为欢快，除了三拍子的华尔兹（哈萨克族将华尔兹称为“tansa”）节奏较为缓慢以外，音乐旋律多散发着活力与俏皮，在婚礼上，通常会播放“Ulaspaly Ander”汉语意为串烧歌曲，这类串烧歌曲通常是三到四首由传统民歌改编而成的欢快歌曲，这类歌曲的配器相较传统的冬不拉弹唱更加丰富与现代化，一般会加入巴扬琴或手风琴、架子鼓、电子琴以及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等。例如，在 ShabytToby 组合所演唱的《Ulasplay Ander01》中，就是将三首哈萨克传统民歌进行改编和处理，加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从而成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都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6]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音乐作品的风格虽然被确定为流行风格，但是其中还加入了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加入传统乐器等，这和中国早年的流行音乐风格相似，例如在周杰伦的作品《菊花台》和《青花瓷》等古风音乐风格作品中，就加入了竹笛与箫的伴奏。同样的在哈萨克斯坦女歌手 Madina Sadvakasova 演唱的音乐作品中也加入了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民族乐器———“杰特根”（形似我国古筝的一种乐器）例如在她演唱的《你清澈的眼眸》和《一个男孩》中，都加入了“杰特根”的伴奏，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首作品也属于基于传统改编的流行音乐作品。有趣的是，这位女歌手是我国流行天后———邓丽君老师的粉丝，她用汉语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更加的印证了我国早期流行音乐作品的影响力和中国哈萨克斯坦流行音乐交流的频繁。[7]

（二）原创流行音乐传播：明星效应与青年文化共鸣

此类作品的受众群体更多的是青少年，在 1992 年中哈

建交之后，首批流向中国市场的流行歌手当属罗莎·伦巴耶娃，这位“中亚邓丽君”以其浑厚抒情的嗓音而著称，很快地得到了中国歌迷们的认可。她的代表作《誓言》表达了坚如磐石的爱情观，颇有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意味。[8] 罗莎这首《誓言》在之后的岁月中不断地被他人所翻唱，但始终无法超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的倡议使中、哈两国的音乐交流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在 2010 年之后，颇多的哈萨克斯坦歌手被中国的年轻一代群体所熟知，例如迪玛希，同样，哈萨克斯坦的青年人也熟知我国的周杰伦等具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手，这些歌手都具有一个特点——歌曲的原创性极高，很少听到他们翻唱他人作品，所出作品基本上都是专业团队根据其风格量身打造。迪玛希虽说不是最早进入我国国民视野的哈萨克斯坦流行歌手但他无疑是在我国知名度和热度最高的哈国流行巨星，近几年来他不仅参加了我国许多综艺节目，更是受邀参加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等重要活动，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无疑都是对中哈两国音乐交流作出贡献的重要代表，他的出现使中国的观众更加了解了哈萨克斯坦的音乐艺术，也使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更上了一层楼。[9]

当代交流以市场化传播、数字化分享、青年化互动为特征，从官方交流拓展到民间共享，实现音乐文化的全方位互鉴。

结语：

中哈音乐交流历经千年，形成三大特征：地缘性：依托丝绸之路，形成乐器、旋律、唱法的稳定传播路径；互鉴性：农耕音乐与游牧音乐互补，无主次之分，实现美美与共；时代性：从古代乐器互传、近代精神共鸣到当代流行共振，持续适配时代需求。

千年丝路、乐韵绵长，音乐交流不仅是艺术形式的互动，更是文明对话的载体，为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文化支撑，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提供艺术样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客居哈萨克斯坦期间得到当地友人的热忱相助，这份温情佳话，承载着两国人民绵延千年的深厚情谊，是友好沃土上绽放的友谊之花。中哈音乐交流从古代和亲路上的阮与冬不拉和鸣，到近代战火中的交响诗篇，再到当代舞台上的流行金曲，书写了跨文明对话的典范。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两国音乐交流将继续深化，以乐为桥、以艺通心，推动中哈友谊与丝路文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傅玄 . 琵琶赋·序 [M]. 中华书局 ,1985.

[2] 周菁葆 . 丝绸之路与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J]. 新疆艺术（汉文）,2019(02).

[3] 杜亚雄、周吉 . 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 [M].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4] 冼星海全集编撰委员会。冼星海全集 [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5] 杜亚雄 . 加强丝路音乐之间的比较研究 [J]. 人民音乐 ,2012.

[6] 韩燕平 .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音乐舞蹈 [J]. 中国音乐 ,1996(01).

[7] 刘明一乘着音乐之翼——建立中国、俄罗斯与中亚五国文化新丝路畅想 [J]. 音乐创作 ,2017(11).

[8] 王耀华 . 世界民族音乐概论 [M].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8.

[9] 赵塔里木 . 赵塔里木音乐学文集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4.

作者简介：全一祎（2001 年 7 月 -）、女、陕西西安人、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硕士研究生、女中音、研究方向为：美声。